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九马疑踪

计红绪



九 马 疑 踪

计 红 绪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九 马 疑 踪

计 红 绪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 7/8印张 137,000字 印数：1—167,000 1982年9月第1版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96·26 定价：0.55元

目 次

九 马 疑 踪

第 一 章	分局长的焦虑·····	(3)
第 二 章	《九马图》·····	(9)
第 三 章	盖不住的案件尾巴·····	(27)
第 四 章	圣克卢的青年警官·····	(48)
第 五 章	菊花王·····	(61)
第 六 章	画展厅中二怪客·····	(71)
第 七 章	情人之间·····	(86)
第 八 章	智慧女神帕拉斯·····	(97)
第 九 章	魔王阿斯莫狄斯·····	(110)
第 十 章	收网·····	(120)
第十一章	幸福观·····	(134)

附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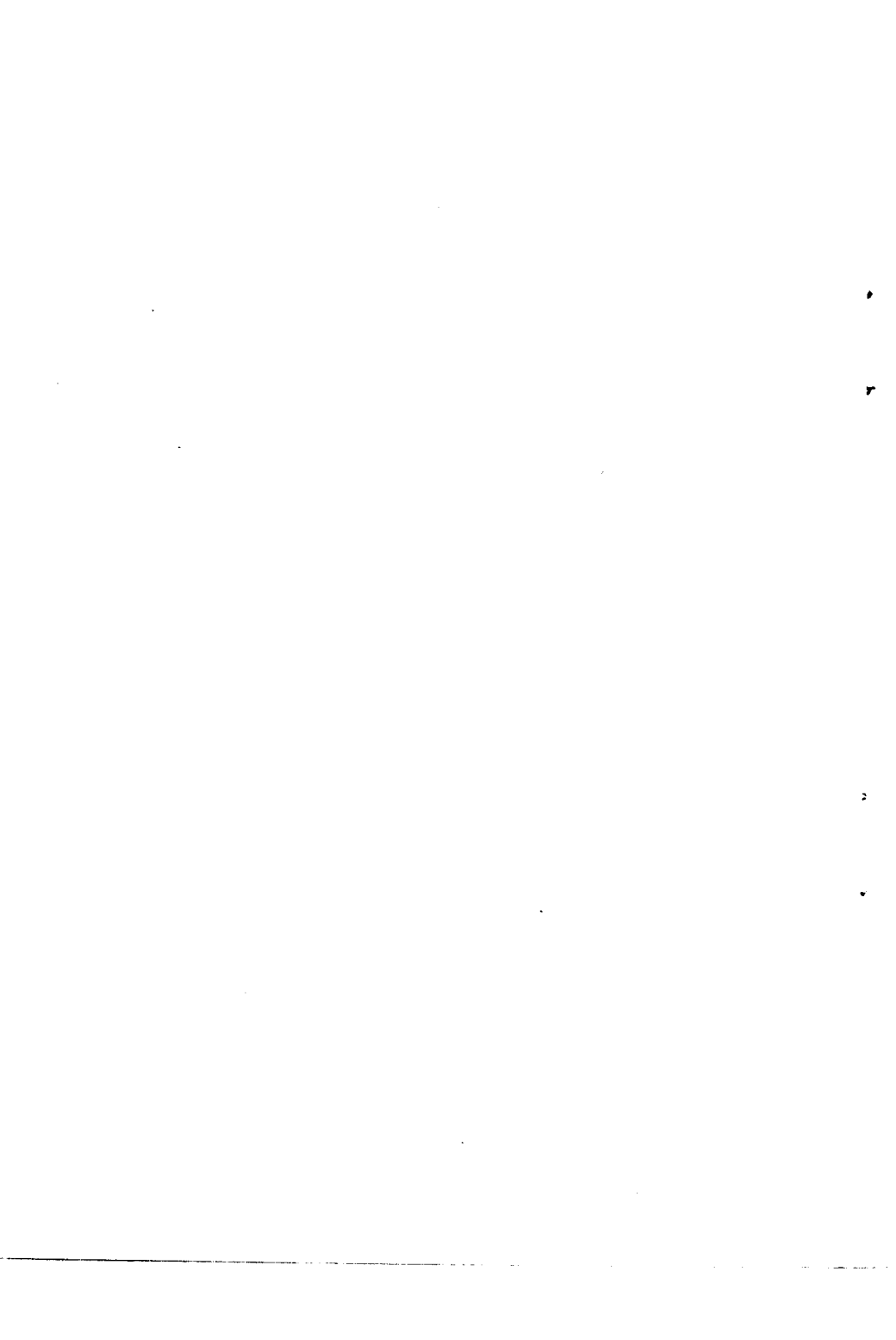
就《九马疑踪》的创作答读者问·····	(146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潜 影

第 一 章	闹鬼的房屋·····	(153)
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章	难捉摸的人	(161)
第三章	怪影现身	(170)
第四章	凶杀案	(179)
第五章	水月轩秘史	(186)
第六章	怪影再现	(191)
第七章	盗宝贼	(200)
第八章	尾声	(209)
附记:		
	就《潜影》的创作答读者问	(211)

九 马 疑 踪



第一章 分局长的焦虑

—

庚申岁尾，天气出奇地寒冷。

受寒潮袭击，燕京市连降两场大雪，到处结冰。黄昏时分，又下起大雪来，风也忽然变大，狂风卷起雪粒咆哮着冲过市街，猛力地摇撼着树木，干枯的枝桠纷纷落地。

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，人们自然不愿意出门，加上家家都在欢度除夕，所以街上的行人很是稀疏了。

然而，有一个人偏偏在街上漫步。

看起来，这是个很普通的人：中等偏高的身材；戴一顶厚实的棉帽子；护耳紧紧扎在下巴上；穿一件旧的黑色棉大衣；下身是黑棉裤；脚上是一双又大又重的黑皮鞋。

其实，这是一个使所有扒手、流氓、惯匪、走私犯闻风丧胆的人物，在东城区举足轻重，在整个城市里也颇有影响。

他就是燕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局长苏茂。

在刑警界，他是个有名的“铁腕”。

从建国时起，他就在东城分局工作，当过户籍民警、派

出所长、预审科长、刑警科长，精通刑事侦查、社会治安和政治保卫各项业务。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机密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，他三十年如一日，奋不顾身地战斗，对犯罪分子严厉打击，破获了数不清的案件。

由于他亲临现场捕捉罪犯的次数太多了，所以不少坏人都认识他。只要他一出现，那些小盗贼就奔走相告：“雷子府的老头子^①出来啦！快撤！”纷纷作鸟兽散。而一些顽固凶恶的犯罪分子，则对他恨之入骨。

节日期间，除了白天商店等处有扒手活动之外，晚上市面比较平静。尽管如此，苏茂下班后仍然要到所辖重点地区走走。夜晚出巡，已成了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
不过今天，他不是一般地出来巡视。他是出来散散步，让冷风吹吹因用得过度而搅混了的头脑，用以思考一个严重而又紧迫的问题。

正因为如此，他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个人在悄悄地跟踪他。这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壮实汉子，身高一米八左右，长脸，高颧骨，两眼里闪着阴冷的光。当他认出了苏茂，并见这个亲手抓他、审讯他、使他被判三年徒刑的分局长一个人在冷清的街上散步时，不由恨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紧紧握住大衣里一把锋利的云南“澜沧江”牌匕首的刀柄，向四周望了望，快步跟了上去。

一阵夹雪的风吹来，苏茂微闭上双眼。他在集中思索市局领导交下来的任务……

① 扒手流氓的黑话，他们称刑警为雷子，称公安局为雷子府，称公安局负责人为老头子。

昨天上午，市局蓝局长和分管案件的罗副局长把他找去，当面交给他一封信。这信是陕西省某陵园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写给燕京市领导同志的。她叫林小莹，在信中说：她同父亲一九六五年底从海外归来，在燕京市东城区落户。她父亲是非常热爱祖国的老华侨，在新加坡变卖了全部家产，用十八万美金买了一幅宋代李公麟的古画《九马图》，带回来准备献给党和国家。但是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中画被抢走了，父亲被迫害后病死，她自己被弄到陕西插队落户，多次申诉控告没有下文。她要求追查这一案件。燕京市两位主要负责同志——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，在信上都有批示，要市公安局立即组织力量，彻底查清此案。

市局领导把这件事当作大案，拟由二处、刑侦处和东城分局联合组织班子侦破。但在征求苏茂意见时，老苏不同意。

他说：“就由我们分局来办吧！”

罗副局长道：“和二处、刑侦处一起搞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不需要。”苏茂摇摇头。他在领导同志面前向来是很随便的，此时一面看信，一面掏出一盒他爱人为过春节给他买的中华牌香烟，递给罗副局长一支，自己把另一支叼在嘴里。

“老苏，这是市里交办的大案哪，”罗副局长一面点烟一面说，“我们要格外重视。”

“重视是当然的，不一定搞人海战术。”

这句话顶得很硬，也并不恰当。实际上，不少上面交办的大案都是由几个单位联合组成班子侦破的。如果是不了解苏茂的领导人，听了这种“顶撞”一定会不满意的。但蓝局长、罗副局长太了解老苏了，他就这么个脾气——耿直、倔强，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，而一旦接受了任务，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拚命去干，不完成任务决不罢手。

市局两位负责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一个扬了扬眉毛，一个轻轻吁了一口气，一时谁都没有说话。

苏茂不安地望着他们。

终于，蓝局长慢慢说道：“好吧，交给你们分局办，必要时请刑侦处配合。这是个多年的积案，要组织精干力量，全力以赴。”他停在苏茂面前，盯住对方的眼睛说，“如果搞不好——”

苏茂站起身，迎着局长的目光说：“你让我立个军令状么？”
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

一回到分局，苏茂马上采取了行动：

打电话给陕西省公安厅，请他们协助了解林小莹的详细情况；

查阅有关本案的一切档案材料；

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，组织专案组；

往广州打电话，命令正在那里出差的刑侦科副科长贺明和侦察员楚心玉火速返回；

把年轻的侦察员小白、小葛找来谈话，布置任务；

与图书馆及美术学院联系……

象个年轻小伙子一样，苏茂精力充沛，马不停蹄，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。昨天晚上，又把“老王”找来，单独与他秘密谈了两个小时。

这个“老王”，四十五岁，是苏茂用几年时间亲自教育、培养，并亲自掌握的重要人物。他接受了重要任务，立刻行动了。

今天，苏茂又忙了一天，并处理了一些必须由他处理的事情。下班时，他已相当疲倦了。他昨晚一夜未睡，在研究画。此时头发沉，脑子搅得很乱，需要出来吹吹风……

三

迎着呼呼吹卷的寒风，踏着扎扎作响的积雪，苏茂漫步市街。冷静下来，他才感到这案子相当复杂。前些天“老王”报告，有个小小的走私集团要卖几幅古画，其中有一幅宋代人画的马。所以苏茂在市局领导同志面前接受任务时心里有几分把握，他为留一后手，当时未讲这个情况。但昨晚“老王”又说并没有这幅画，这一点线索又消失了。《九马图》到底在何处？它是否早已到了国外？这种可能性非常大。近二、三年来，外宾与港澳同胞来往很多，中间夹杂着一些别具心肠的人，勾结国内走私犯，把一些名贵文物偷偷运出去。如果古画已出海关，问题就更复杂了。

苏茂深感案件棘手，自己力量不足。他甚至后悔不该硬是要求单独由分局干，过早地立下军令状。

他心里充满焦虑。

他看了看手表，距同老画家约好的见面时间还有二十分钟。

他身后跟着的那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，离他已不远了。但苏茂已走上火车站的广场，不远处有些旅客，那人下不了手。而这时，一辆丰田牌轿车开来，停在苏茂身边，使那人不得不闪到一旁去。此时，丰田牌车门打开，司机原来是局里小车班的小缪。小缪看了看苏局长，又看了看手表，显得十分焦急。

小缪知道，今天，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，是农历大年三十，也是苏局长五十岁生日，一家人都在等他回家吃饭。即便对生日不甚看重，五十总是个大寿罢？即便对大寿也不甚看重，除夕总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大节日罢？可老苏还在广场上转来转去。

苏茂终于走了过来，登上车。

小缪打开电门，轻轻踩油门，发动了汽车，但不急于挂挡。他问道：

“回家吧？”

“不，去莲子路，送我到老画家司徒宏章家里，你回家吃饭，丁兰会去接我。”

“大年三十，又是五十大寿，你家里……”

“快开。”

“就回去一会！你家里来了两次电话，全家都等你哪！”

“不要再耽误时间！”

局长最后这句话很严厉，不能再反驳了。小缪只好把车向城西开去。

第二章 《九 马 图》

四

民航波音 747 巨型客机到达燕京市机场上空，已经是晚八时了。地面上正落着大雪，机场上能见度非常低。

女播音员提醒乘客系上安全带，熄灭香烟，飞机开始向下滑行。睡在自动躺椅上的乘客都已坐起身来，忧虑地望着窗外。外面一片混沌迷蒙，除了有机玻璃窗上斜飞的雪片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机场跑道两旁的指示灯早已打开，却难以辨别。一个青年乘客担心地低声对同伴说：“看来要凭仪表降落了。”

这个乘客叫楚心玉，是个二十八岁的英俊青年，在东城分局刑侦科里，他算是老资格的侦察员了；他的同伴就是刑侦科副科长贺明。

贺明比楚心玉大十岁，但长得很年轻，看上去象三十岁的人。他眉清目秀，举止沉稳洒脱，身材匀称，体格壮实。他外表给人的印象，完全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或艺术家。实际上，他也确实近乎于学者。由于业务需要，也由于对文学艺术的爱好，他学识精深，是全局有名的才子。他的

一本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小说《国徽下》已经出版了。

半个月前，他们去广州查办一项走私案件，昨日接到苏茂局长亲自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命令他们立即返回。

“老贾，说不定要出事！”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对同伴说。

这两位乘客看来是华侨，或是港澳客商。他们衣着入时，颇有风度。女人长得白细苗条，很漂亮，只是目光有些不定，破坏了眼睛的美；男人四十岁上下，留长发，系领带，戴一副贵重的眼镜，举止安稳。他们紧偎在一起，尤其是飞机降落可能出现危险时，女的向男的贴得更紧了。但贺明一眼就看出，他们并不象一对夫妇。

“大陆飞机驾驶员的技术不可靠。”女的又说一句，一面伸脖子向窗外看，贵重的金耳环左右摇晃，闪着刺目的光。

“我看过资料，”楚心玉对贺明说，实际上是给那女人听，“外国民航飞机失事比中国多得多！”

女人转过脸瞟了楚心玉一眼。突然，贺明想起象似在哪儿见过她。他搜索记忆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客机在大雪横飞的机场上着陆了。当轮子接地，机身震动一下的时候，乘客们才把心放下。

走出机舱门，楚心玉一眼就看见本科的丁兰在出口迎接他们，亲切地向他笑着。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——他默默地、强烈地爱这个姑娘已经两年多了，只是由于工作太忙，两人难得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不是他出差，就是她不在，真没想到这次是她来接自己。

丁兰请贺明和楚心玉上了自己开来的吉普车。丁兰有两

个特点是在全公安局闻名的：一是她出奇的美丽，一是她精熟的驾驶汽车技术，连车队的老司机们都异常佩服。

“这场雪真叫人担心呢，怕你们降不下来。”丁兰一面发动汽车，平稳地用二挡起步，一面说道，“广州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“温暖如春。”楚心玉笑道，“我们在飞机上加的衣服，副科长带的衣服太少了。”

“他总是这样马马虎虎。”

丁兰这句轻轻责备的话，包含着异常亲切的感情，楚心玉听不出来，贺明更是听不出来。这种感情，在全世界，只有丁兰一个人知道，她把它深深埋在心底。

“老苏让我们急急赶回来，有什么事？”贺明问道。

“请你们欣赏国画。”丁兰答道。

汽车在茫茫大雪中驶向莲子路。

五

贺明他们三个人进了小院，擦擦鞋底上的泥雪，在老画家十八岁的女儿引导下走进小巧玲珑的客厅，见苏茂局长正与老画家司徒宏章谈话。茶几上放着几张国画。

苏局长把三个部下介绍给司徒宏章，便继续谈着刚才的话题。

“这么说，鉴别字画的真伪，还要花些工夫呢！”老苏说。

“当然要工夫。”司徒宏章一面给新来的三位客人倒茶，一面说道，“名家字画，特别是古代名家字画非常珍贵，有的是国宝，价值连城，所以赝品很多，就连古代收藏家也难以

鉴别。宋代的沈括就说过：‘藏书画者，多取空名。’有许多人一听说是钟、王、顾、陆^①的手迹，就争相收购。这在当时叫做‘耳鉴’，就是光凭耳朵鉴别的意思，其实不少是假的。”他笑着掠掠自己长长的白胡子——他是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，所以雪白的胡子十分显眼，又说道：“不过，只要细心一些，总是可以鉴别出真伪的。”

“沈括对于画马好象有些研究。”苏茂点燃一支香烟说。

“是的，他专门探讨过画牛画虎都画毛，唯独画马不画毛的问题。他还比较正确地评论了徐熙^②、黄筌^③和董源^④的画。他说，徐熙的画本来比黄筌的好，但是黄筌是御用画家，有权有势，硬说徐熙的画粗恶不入格，非把他排挤掉不可。那时候，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当艺术权威，多少真正的艺术家被排挤埋没了。”

“古代画马的画家可真不少。”苏茂说，“据我所知，早在唐代就有新疆绢画《侍马图》^⑤、韩幹的《牧马图》^⑥。”

“哦，这不算早。”老画家连忙摇摇手说，“1973年在嘉

① 钟繇（151—230），字元常，三国曹魏时著名书法家；王羲之（321—379，一作303—361），字逸少，东晋著名书法家；顾恺之（345—406），字长康，小字虎头，东晋著名画家；陆探微，刘宋时人，著名画家，学顾恺之，后人合称“顾陆”。这四个人，在我国古代书画发展史上影响都很大。

② 徐熙，五代南唐著名画家。

③ 黄筌，五代、北宋初期的御用画家。

④ 董源（？—962），字叔达，南宋著名画家。

⑤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出土，是八扇牧马屏风，据考证，是女画家赵仙妃所制。

⑥ 韩幹（公元八世纪），唐代中期画家。他的另一幅画马的图是《照夜白图》，骏马仰首嘶鸣，也有特点。